

牧養同志兄弟的感想

馬慧儀

面對著社會上種種不同的挑戰，要作一個活在當下的傳道人實在不容易。僅是一個既古老又歷久彌新的「同性戀」課題，就足夠令宗教界一次又一次的鬧得熱烘烘了。

「同性戀」這名詞對於一個從幼稚園到中學畢業都在同一間女校就讀的我來說，並不陌生。自小學四、五年班開始，就已經接觸到或多或少、或真或假的「同性戀」同學。她們多是運動場上的大贏家，英姿颯颯加上豪爽性格，自然迷倒了不少少女心。她們平易近人，人際關係良好，與她們做同學，相處得非常自然和開心。

二十歲出頭，剛踏進社會工作，一直在教會長大的我，突然知悉團契中有一位相識多年的弟兄是位同性戀者。這消息震撼了整個團契，團契的導師和大哥哥姊姊在非常擔心的同時，也展開了一連串軟硬兼施的教導與糾正，結果這弟兄失蹤了。

幾年前的一個下午，在街上碰見這位弟兄，當我正準備與他打個招呼時，他卻刻意的迴避，詐看不見。

在社會上工作多年，蒙上主恩典，有機會在崇基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，對於一位三十歲的人來說實在是一份奢侈。就讀神學期間，有機會到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實習，認識了當年的「十分一會」的宗教小組。他們對信仰的認真和熱誠令我非常感動，在相處與認識她們之後，我對「同性戀」和基督教信仰都增添了新的理解和體會。為甚麼真心真意去愛一個人，會被千夫所指？為甚麼人總喜歡把同性戀無限上綱，將他與濫交、姦淫和戀童混為一談？在我們選擇朋友的時候，那管他晚上睡在旁邊的是男還是女？而一男一女的戀愛，又是否唯一的戀愛程式？又或者這些對戀愛的理解，只是「一個合理化的理性專權」吧！

今天，不論在教會或是學校裏作牧養工作，都會碰到「同性戀」的問題。我經常提醒自己，傳道人的工作是輔導與牧養，給予關懷和空間讓受助者自己去成長。我們是指引和鼓勵受助者自己去發現真理，並不是代替他們去思想，或是把自己對真理的理解原封不動地強迫受助者接受。在釋經方面，身為傳道人，我更要小心處理。當作出詮釋時，絕對不能漠視經文與讀者的時空和文化差距，將一些隨變的、偶然的因素視作放諸四海皆準、千古顛撲不滅的真理，這是相當危險的。當以聖經作為教導的同時，若忽略以往解經者本身的處境而釋經，便極容易產生抽離和不切實際的框框主義。

只有三年的教會事奉和四年的學校牧養工作的我，經驗尚淺，未有甚麼深切的體會和心得，或是甚麼偉大的神學貢獻。

但我不能漠視傳統秩序、建構、制約與權力帶給人類的痛楚。我不害怕面對所謂「離經叛道」的事，反倒喜歡研究它。對於牧養的工作，我只想作位無名的傳道者，在信仰上能成為同志兄弟們的同行者，與他們一起面對困難，而不是假借上主的名攻擊與定罪。

